

奏出交响乐的中国韵味

对话人：陈燮阳（指挥家） 任飞帆（本报记者）



“指挥不仅用肢体，更重要的是用心”

核心阅读

记者：“指挥是一个乐团的灵魂。”但很多人并不十分理解指挥的作用，甚至认为指挥家只是“打拍子”。

陈燮阳：的确，不少观众有这样的困惑，以为指挥仅仅是比划比划，打打拍子。其实指挥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作曲家的曲谱“转化”成立体的音乐。

交响乐是一门非常严谨的艺术。在音乐的处理上，我追求深沉、细致、自然、流畅，同时要保证音乐形象的鲜明、贴切，节奏的严谨、准确。指挥的基础是忠实原著，指挥家要下功夫了解作曲家创作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风格，才能把作曲家原本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内涵表现出来。但同时，指挥也是二度创作的过程。曲谱看似是确定的，其实还有很多可发挥的空间。比如，弱音究竟要多弱？渐强到底怎么渐强？这段音乐应突出哪种乐器？这些都是考验指挥个人能力的重要方面，需要指挥有很高的音乐修养，熟悉乐团中所有乐器。

现场演出会受到场地混响、乐队状态、现场气氛、观众反馈等不同因素影响，指挥家必须耳朵好、反应快，靠手、靠身体、靠眼睛来引导乐队，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进行调整。一个拉长的滑音会让乐曲的演奏情绪更加饱满，欢乐乐段的加速能够与抒情乐段形成更鲜明的对比，每一次演出的呈现效果都是不同的，这也是现场演出的魅力所在。

记者：我看过您的演出，印象最深的就是您激情四溢、充满爆发力的肢体语言。您指挥时的姿态、节奏、线条，视觉感严密而紧凑。

陈燮阳：指挥也是一种表演艺术。但我不是特别在意自己在舞台上的动作，指挥不仅用肢体，更重要的是用心，这样动作就随着音乐自然而然地出来了。我要求自己指挥的音乐要像泉水一样流出来。

指挥虽然背对观众，但要到身后观众的任何反应都了如指掌。如果台下出现动静，哪怕是一点咳嗽声、说话声，都有可能影响到台上的演奏。每当这时，我会加倍地用自己的情绪去带动和感染乐队。

记者：特别是在音乐高潮部分，您拿着指挥棒长臂舒展，就像把整个乐团的演奏者都揽入怀中，很有表现力。

陈燮阳：指挥和乐手的关系就像鱼和水。指挥除了自己艺术上过硬，最重要的是与乐手之间相互尊重和信任。在合作中，大家彼此感到愉快，才能够培养一种美妙的默契，演奏出来的乐曲才流畅自如，指挥的音乐意图也会更好地表现出来。

艺术工作者心里要有一根弦：文艺作品的目标受众是谁？是人民群众。交响乐给人“高雅”“艰深”“门槛高”的印象，越是如此，我们越要努力找到一条沟通大众的路径

中国音乐讲究韵味，这是不同于西方交响乐的地方，在演奏过程中应真正奏出中国韵味

指挥演奏好中国的交响乐作品，扶持中国青年作曲家和年轻的乐团，是中国指挥家的天职

记者：交响乐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提升修养、陶冶情操。与此同时，欣赏交响乐也有一定的门槛。怎样让更多人接受并喜欢上这门艺术？

陈燮阳：艺术工作者心里要有一根弦：文艺作品的目标受众是谁？是人民群众。我在演出时，会认真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比如，在编排曲目上注意“起承转合”，以调动观众的情绪。交响乐给人“高雅”“艰深”“门槛高”的印象，越是如此，我们越要努力找到一条沟通大众的路径。为此我做了许多尝试。我曾把流行歌曲《菊花台》改编为二胡、大提琴三重奏与乐队，受到大家欢迎。一次演出中我还把大众耳熟能详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主题曲作为返场曲目，邀请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让大家都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

“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

记者：您从上海音乐学院一毕业，就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主要负责芭蕾舞剧《白毛女》管弦乐队的指挥。十几年的时间一直指挥同样一部作品，会不会感到枯燥？

陈燮阳：1998年，维也纳金色大厅第一次举办中国春节音乐会，现场座无虚席，甚至连站票也卖光了。外国听众反响热烈，仅返场就演奏了5首曲子。最后，我们也“入乡随俗”，用民乐演奏了新年音乐会返场的必演曲目——《拉德斯基进行曲》。我琢磨着这首气

陈燮阳：恰恰相反，对同一曲目的反复排练演出，大大提高了我对作品音乐内涵的理解，丰富了我音乐表达的层次。直到现在我指挥《白毛女》，都可以不看曲谱从头到尾背诵下来。舞蹈配乐对节奏的要求非常高，也训练了我对节奏的把控能力，这对指挥来说至关重要。

在指挥《白毛女》10多年的时间里，我也开始反复思考，中国的音乐那么美妙，怎样能让全世界听到？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您到国外进修，走访诸多知名交响乐团，听指挥家伯恩斯坦的排练，和祖宾·梅塔、小泽征尔进行深入交流，这段经历给您带来哪些收获？

陈燮阳：我更加坚定了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的信念。

回国后我正式就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为了更好地管理乐团，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设立音乐总监和总经理，把业务与行政分割；推行演奏员合同制，实行优胜劣汰；聘任外籍演奏者，促进乐手之间的沟通交流。这一系列改革基本上都是中国交响乐团发展史上的创新，在不断摸索中，推进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

记者：有过这样一份统计：您在上海交响乐团期间，指挥正式演出总共844场，演出作品涉及256位中外作曲家，其中，国内作曲家134人，国外作曲家122人，中国作品近200部，外国作品261部。演奏国内和国外的作品平分秋色，这对于一个交响乐团来说，并不是很常见。

陈燮阳：我毫不掩饰对中国音乐作品的偏爱。上世纪80年代初，我首次应邀指挥纽约现代音乐演奏团，就把《二泉映月》《太行山音画》《思》《早天雷》带到海外观众面前，之后，我指挥并录制了中国作曲家朱践耳先生的交响曲全集和管弦乐曲集等众多中国交响乐作品。

记者：是的，也是您首次将中央民族乐团带到维也纳金色大厅进行演出。

陈燮阳：1998年，维也纳金色大厅第一次举办中国春节音乐会，现场座无虚席，甚至连站票也卖光了。外国听众反响热烈，仅返场就演奏了5首曲子。最后，我们也“入乡随俗”，用民乐演奏了新年音乐会返场的必演曲目——《拉德斯基进行曲》。我琢磨着这首气

势磅礴的交响乐作品既然要用民乐演奏，必须得有中国特有的味道。于是在曲子中加入了京剧的打击乐器，使这首本身就欢快的乐曲又增添了气势和喜庆的气氛。

中国民乐与外国音乐的“味道”差别很大，轻、响、快、慢不同，传统民乐的独特韵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这不意味着交响乐没有办法表现中国音乐之美。就像《梁祝》，曲式是奏鸣曲，演奏乐器是小提琴，但是因为吸收了越剧的旋律和二胡的演奏方法，给人如泣如诉的感觉。中国音乐讲究韵味，这是不同于西方交响乐的地方，在演奏过程中应真正奏出中国韵味。

记者：作为继李德伦、黄贻钧之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第二代指挥家之一，虽然已经年过耄耋，您依然站在创作一线。

陈燮阳：我从一个不识五线谱的农村娃成长为乐团指挥，离不开杨嘉仁、黄晓同、马革顺等前辈的悉心教导。还记得我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第二年，就初中牛犊不怕虎地尝试作曲。写的一点小作品被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丁善德看到了，他亲自修改指点，并写了一封信给教务处：“附中学生作品我已阅过，了解该生从未学过和声、作曲，错误不多，该生有创作才能，宜注意培养，并在适当机会试奏以资鼓励。”这封信我一直铭记于心。

这样的好老师，我一路走来遇到过许多。一次音乐会前夕，应邀执棒的黄晓同老师突然病倒；还是在校大学生的我被老师推荐救场，这次经历可谓我走上职业指挥道路的第一步。其实黄老师并没有病得那样重，他是想借此给我一个上指挥台的机会。黄老师弥留之际，我就在他身旁。他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直到心电图画成一条直线。我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将老一辈指挥家的精神传承下去。

指挥演奏好中国交响乐作品，扶持中国青年作曲家和年轻的乐团，是中国指挥家的天职。只有时刻不忘中国交响乐成长的艰难，肯花精力来扶植新人新作，我们的交响乐艺术才能一步步繁荣起来。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观众需要，我会一直站在指挥台上，继续为中国交响乐走向世界出一份力。

上图为指挥家陈燮阳。

制图：赵德汝

艺海观澜

只有作品征服人心，经得起反复品味和时间考验，其塑造的艺术形象才能深入人心，流传久远

最近，一则北京冬奥会宣传片赢得观众叫好。片中，孙悟空、雪孩子、葫芦娃等大众熟悉的国产动画“全明星阵容”出现在冰雪运动的赛场，不但引发了“70后”“80后”观众的回忆，也收获了更年轻一代的好评。人们发现，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检验，这些经典动画形象的魅力并未减退，今天依然能够唤起人们心中的美好情感，依然能够感动人心、引发共鸣。

除了这些动画形象，当代文艺还诞生过其他很多经典艺术形象。比如，电视剧《渴望》里勤劳贤惠的刘慧芳和老实憨厚的宋大成，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里行侠仗义的郭靖、黄蓉，小说《平凡的世界》里为改变命运不屈奋斗的青年孙少安、孙少平……他们或来自对传统经典的巧妙转化，浓缩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或是对时代人物的崭新塑造，充满真切的时代气息。这些个性鲜明的形象已成为一代代观众的美好回忆。

今天，这些经典形象还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固然少不了文化积淀、共同回忆等“情怀分”，更重要的是，诞生这些经典艺术形象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那个时代的“爆款”，代表了当时的高精艺术水准。经典艺术形象能产生跨越代际的影响力，从根本上说源于作品足够强大的艺术魅力。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以鲜明民族特色打响国际影坛的国产动画，还是产生过传播盛况的老版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都是作品立得住、形象传得久的典型代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大闹天宫》《九色鹿》《骄傲的将军》等作品吸收了水墨画、壁画、戏曲、剪纸、泥塑、皮影戏等多种传统艺术要素，制作精良，气蕴生动；金庸武侠小说巧妙化用诸多古典诗词，浸润了古代历史、哲学思考和美学意蕴，给人带来多重审美享受。只有作品征服人心，经得起反复品味和时间考验，其塑造的艺术形象才能深入人心，流传久远。

经典艺术形象的动人力量不仅体现在作品上，也体现在创作者倾注的心血和寄寓的情怀上。经典艺术形象诞生的过程无一例外地凝结了创作者对艺术的热爱、对专业的坚守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凝结了创作者的工匠精神。人们被经典艺术形象所打动、所感召，对创作者的致敬与追怀也自然地包孕其中，这份景仰还能够激励后来的创作者，进一步精益求精，让艺术日臻完美。

经典艺术形象的动人力量，还源于其在雅俗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既满足人们尚新、尚趣的审美趣味，又具有突出的文化品格；既给人愉悦的审美享受，也给人精神上的熏陶和引领。一些作品不仅善于从传统中汲取美学资源、思想资源，而且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传达真诚温暖、乐观昂扬的精神。一些作品通过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和曲折动人的情节，展现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弘扬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这些文化气息、精神内涵为艺术形象“赋能”，让艺术形象更饱满更深厚，给读者观众更多滋养和影响。

伴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创造力迸发，文化消费持续增长，社会大众对优质作品的需求，对经典艺术形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新时代的文艺创作者们正扎根时代沃土，努力创造创新，通过塑造更多优秀艺术形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力量，唤起人们更多情感共鸣，推动越来越多新面孔步入经典艺术形象画廊。

不断丰富经典艺术形象画廊

刘洋

探寻时代楷模的成长之路

何建明

“采写黄文秀，是我人生的一段珍贵记忆。”作家阮梅在其新作《一个女孩朝前走》的后记里写道。2017年7月，阮梅克服身体不适，奔赴广西进行采访，最终完成了中篇报告文学《文秀，你是青春最美的吟唱——寻访“时代楷模”黄文秀生命成长足迹》。但她没有就此满足，而是开始重新思考，黄文秀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她如何从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平凡女孩成长为时代楷模？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带着这样的疑问，作者再一次辗转于大山峡谷的纵深处、黄文秀的成长之地，而我们也跟随作者笔下的文字一起探寻答案。

在《一个女孩朝前走》这本书中，关于黄文秀如何带领乡亲们脱贫的事迹，作者并没有过多书写，因为那是读者熟悉的故事。作者将大部分笔墨放在黄文秀工作之前的岁月中，追忆

这位时代楷模走过的少年时光，将她平凡而丰富的儿时足迹完整呈现。在字里行间，读者会发现，表面上黄文秀普通如邻家女孩，可她又是那么独特，她的心中充满爱。因为有爱，她心地善良、性格阳光；因为有爱，她乐观向上、自信进取；因为有爱，她在研究生毕业后，义无反顾地从繁华都市来到偏僻乡村，从乡镇机关走到扶贫一线，用美好青春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作者长期致力于研究儿童成长问题。她创作的《亲爱的女儿》《向着光亮成长》，感动了很多读者，也为家长们带来教育启示。《一个女孩朝前走》同样适合中小学生家长阅读。作者以生动的文笔、细腻叙事告诉读者，正是在时代阳光的照耀下、父母亲情的托举下、邻里师友的扶持下，黄文秀养成了孝顺、善良、包容的品性，拥有了坚忍、顽强的可贵品格。孩子

的成长之路未必一帆风顺，很可能会遇到困难挫折，父母和老师言传身教的表率、适度的宽容和理性的爱，是帮助孩子走向理想高地的关键。

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本书向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起新时代的青年榜样。在抗战时期，一大批青年战士不畏牺牲、冲锋在前；面对脱贫攻坚这场特殊战役，广大青年党员无私奉献、挺身而出。这正是红色基因赓续不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生动注脚。黄文秀是时代楷模，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普通青年中的一员。无数个黄文秀在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才给予我们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时代坚实的推动力。黄文秀的模样永远定格在了青春勃发的30岁，但她播撒在成长路上的光亮不灭，那光亮诠释着理想与激情、责任与担当，闪烁着生命绚丽的光芒。



《一个女孩朝前走》：阮梅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